

# 亲爱的周口师专

英男

又是一年梧桐绿，又是学子别校时。

尘封的记忆如同那时七一路上遮天蔽日的法桐树荫，既葳蕤生香，又岁月缱绻。又如一坛窖藏经年的老酒，既渴望品尝其浓郁的陈香，又恐饮后成为绝唱，再无念想。

90级92届，两年，不长，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可它是我们青春中最青春的日子啊！

1992-2022，一别母校三十余载！一个人的人生中除却成长和老去，又有几个三十年呢？

人生，除却生死，一切都是擦伤。睡前忘记一切，醒来不记过往。但是，我怎能忘记你呢？影响我一生的——我亲爱的周口师专。

不思量，自难忘。周口师专中文系90级92届的老师们，你们身体是否安康？面容是否仍是我们求学时的模样？周口师专中文系90级92届的同学们，你们是否别来无恙？是否你们想念我如同我想念你们一样？

斯校已迁，斯景犹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从周口师范专科学校到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再到如今的周口师范学院，三十年世事沧桑，校园已经几经变迁，求知时的教学楼，闲暇时最爱的图书馆，以及同吃共住的饭堂、寝室和体育场早已变为一栋栋高楼，成为城市的记忆，也化作我心中的抹不去的隐痛。因为师专的两年求索，填满了我大学时的喜怒哀乐，期间的大量阅读与思考，奠定了我一生的思想基础，虽然工作后也人云亦云地取得了在职研究生的学历，但在我心中，远非师专两年所比拟。记得毕业十年后重返小城之时，我特意搭了师专的学生食堂，忙碌之余，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一遍遍地徜徉在往日岁月中，教室里那一个个充满青春朝气和自命不凡的脸庞，寝室里夜晚和周末那一个个躁动不安的灵魂，那洒满了欢声笑语的操场，琴房里不断流出的那不知名的钢琴曲，礼堂里元旦晚会上那《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激昂歌

声，毕业时校园广播中那一遍又一遍的《萍聚》，都让人陡添感伤，唏嘘不已。搬迁后的新校区，虽然各方面都碾压师专，虽然离家近在咫尺，但我总感觉咫尺天涯。除却有限的几次同学活动，我很少踏进，因为师院虽好，却没有与我交集，师专虽陋，但它印满了我的青春足迹。我怎会忘记你呢？我亲爱的周口师专！

斯人已老，斯范长存。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师恩难忘，在师专我很庆幸遇到了一批才华横溢，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师长。尤其是德高望重的邹校长——邹文生老师，他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以至于三十年后当我怀着虔诚之心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教我们古典文学，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学识渊博，什么叫谦谦君子、灼灼其华。他信手拈来、随口道出的诗经欣赏课深入浅出，美不可言，让我感叹不已，他那做人做事的治学态度让我享用终身。《蒹葭》《七月》《离骚》《天问》等，那些信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古文字竟然隐藏着那么美好的东西，甚至老先生讲的《山鬼》，我也觉得犹如聊斋志异里面的狐仙，灵魂与肉体是那么让人觉得可爱。他讲王维的《人间词话》中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既循循善诱，又入脑入心，于无声处见精神。每逢邹老先生讲欣赏课时，中文系的教室里座无虚席，窗户外、走廊上挤满了旁听的外系学生，那聚精会神的眼睛和求知若渴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可惜天妒英才，前年老先生因病千古。与同学们前去吊唁之后，心里着实堵塞了好几天，因为听说老先生仙逝前才发表了一篇欣赏论文，邹老师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教我们现代文学的方平平老师，一位娇小玲珑的上海老太太，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操着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课来像打机枪，对课堂纪律和作业要求相当严格，老是给我们讲她优秀孩子的事，弄得我们个个不成为栋梁之材都感觉愧对她的教诲。教我们当代文学，在文学评论上颇有建树的李少咏老师，在当时应该是学校少壮派的领军人物，忘记从哪个渠道读过他的小说草稿，他的才气、侠气、骨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我们诗歌的王剑老师，记得有一次我的作业他给我打了97分，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后来他的《私人阅读》著作出版时，我有幸得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惭愧的是，因为柴米油盐，至今没能拜读完。还有皮肤白皙戴着一副茶色镜，永远给我们一种青春永驻、温文尔雅之感教我们普通话的王伟老师，为我们一帮孩子操碎心的班主任高恒忠，以及远在广东湛江的赵永建老师，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地向你们道一声：谢谢啦！是你们在我们心中树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人做事的理念。我怎会忘记你呢？我亲爱的周口师专！

斯事已远，斯情永在。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失去的将变为可爱。两年的师专生活，眨眼即过，而这期间结识的人和发生的事，却让每个人终生难忘，也成为日后每一次毕业相聚，同学们津津乐道亘古不变的话题。大学里怎么能缺少爱情呢？没有爱情故事发生的大学，怎么能叫大学呢？我记得91届中文专业的学长毕业时，也是在七月，送别的校车停在师专大门口，车上坐满了即将远行踏入社会的学子。车辆早已发动却迟迟未开，只为等待一人，在大门右侧的一棵高大梧桐树下，一位熟悉的L学姐回望校园眼含泪水、面露不舍，双手抱住梧桐树干久久不忍离去，因为那校园里装满了她的青春、她的虽已发芽却不知始终的爱情、她的眼泪欢笑和沉思，一放手即成永别，她怎能轻易放手呢！我也记得毕业在即，在校园里挂着月色

的操场上，我跟着一位怀抱吉他的W学长，一圈一圈陪他伫行而行，一遍又一遍听他弹奏《梦的衣裳》。他弹得那么投入、动情、好听，把我的心都弹碎了。我更记得我把我们系的“系花”同学介绍给低一届的政史系X学弟后，成了大家的众矢之的，以至于每次聚会之时，我都要被男同学们拉出来批一通。尤其是现在已步入领导岗位一表人才的L同学，一见面就骂我“吃里爬外、叛徒、内奸”，扬言要发动大家“打我一顿”。更让我伤心不已的是那个政史系的学弟在一次酒后失言中告诉我，他们婚后“吵架”时，比着骂我这个月老，总感觉我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记得在学校找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时，我三天两夜窝在寝室里一气读完的事情。那时学校寝室9点是需要关灯，因为秉烛夜读，眼里充满血丝，鼻孔被蜡油熏黑，而内心却异常震撼，精神异常亢奋。后来，几个神通广大的同学又从电视台借来电视连续剧的影碟和播放器，趁周末借用X同学家尚未装修的新房子，几个人又一气看完。饿了，啃包方便面，困了，拿报纸一垫，随地而躺，甚至上个卫生间也是匆匆忙忙的，唯恐错过了精彩剧情。再后来，我又阅读了路遥的写作感《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对文学事业的那种神圣感，他用生命去写作的那种精神，他的作品所传达出那种自强不息的青春动力，总让人热血沸腾，欲罢不能。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说，作家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塑造者。因为他影响的是人的精神，而精神产生的动力是强大的、深远的、永恒的。我怎会忘记你呢？我亲爱的周口师专！

周口师专——我们的青春驿站。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的日子。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与人言者并无二三。师专结识的人和事，温暖了我半生，它将继续影响和温暖我的余生。我怎会忘记你呢？我亲爱的周口师专！

## 父亲的身影

晨曦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无法言喻的酸楚和愧疚感涌上心头。不知不觉间，因种种原因，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当父亲的身影呈现在脑海里，才蓦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沧桑佝偻的样子。

听母亲说，受帕金森综合征的影响，父亲现在走路几乎都是小步慢行，尤其是转身时，动作十分迟缓，甚至，连日常生活，他都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明明上次离别时，父亲还只是因腰疼有些驼背、因劳累有些沧桑罢了。

无法想象，曾经步履矫健、身姿挺拔的父亲如今伛偻而行的样子；无法想象，曾经可以轻松把我举过头顶的父亲如今躺下后连自己起身都做不到的样子；无法想象，曾经耐心哄我吃饭、教我使用筷子的父亲如今连碗都端不稳的样子……这些画面我只是想一想都要心碎了，它们却是父亲的生活日常。

我不愿也不忍想象这些画面，忍不住从回忆中寻找些许安慰。记忆中，父亲的身影，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1997年，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我第一次作为优秀生，被选派到外校参加期末考试。那年的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一脚踩下去，积雪到达我小腿处。考场很远，是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背我去参加考试。考试的场景记不清了，但父亲后背的宽厚与温暖，始终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时光匆匆如流水。当岁月的刻刀在父亲的脸上留下更多痕迹时，我上

了初中。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初三的我被封闭在学校一个月。那一个月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记忆中，只有一个场景，至今依然无比清晰。那天，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拖着一大箱行李，艰难地向校门口走去。栅栏门外，满是来接孩子的家长。有一个身影特别夺目，那是父亲！他老远看见我，打开双手，三步并作两步向我奔来，一手接过行李，一手牵着我。当时那种无法言说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至今仍在治愈我。

进入高中后，时间似乎按下了加速键，转眼高考已过。2007年9月，我背上行囊，踏上了求学的列车。第一次远行，是父亲为我护航。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学校时，已是傍晚。父亲帮我一切安置好后说他不多待了，反复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我想让他休息一晚再回去，他说在火车上睡觉也一样。天真的我忘记了当时的火车车厢有多拥挤。之后听母亲说，父亲果然在火车上站了一夜。我送父亲到公交车站时，第一次发现他似乎变矮了，头发也斑白了，瘦削的脸颊显得格外沧桑。父亲上了公交车后，对我频频摆手，让我回去。我目睹着车辆远去，泪眼模糊间，那双手似乎一直在眼前轻摆……

把记忆的网重新梳理一遍，才猛然意识到，原来，父亲不是突然老去的。本想从回忆中寻找安慰，却更添几分心酸和无奈。我该如何是好啊！爸爸，多么想让您远离病痛，多么想让您的身影始终挺拔，可现实却让人无能为力。

“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耳边的歌声还在继续。爸爸，女儿微不足道的关心，请您收下吧！



## 旖旎风光

夏日长城 陈晔华 摄

## 鹿邑行(组诗)

郭士飞

### 乘台赋

乘台入天地，上下五千年。一捧热黄土，泪零绿障前。

### 玄武口

长水河依旧，曹兄难可留。笑谈兵马地，粗布满街头。

### 曲仁里

天近曲仁里，霞升紫气前。真君坐青骑，道法见流年。

### 明道宫

仙迹白云里，青阶三十三。碑林皆道骨，黄绢系石栏。

### 武平城

角号厮杀马声鸣，千载悠悠武帝城。不见当年曹阿瞒，白沟河畔望船行。

## 夏荷

李书军

总是给自己 找个特定的位置 把人生最精彩的一页 奉献给 这个特定的舞台 从不羡慕 春兰的清雅 秋菊的不屈 冬梅的正气	也不奢望 用华丽的外表 来伪装自己 一身素装 不骄不躁 永记自己的人生箴言 用清白 速写人间
--	---

## 散文

# 彼岸荼蘼 风禾尽起

丁志英

人的喜好像是命中注定，颜色太过复杂的东西，总是不太喜欢。花儿也一样，许是我阅历太浅，所钟情的黑白灰，很难在花瓣间觅得。不留意于姹紫嫣红，总认为这些色彩不符我心。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相传此花也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看上去非常的圣洁和美丽。一白一红，交织缠绵，瘦了时光，枯了容颜，并有着悲喜人生的感慨万千。

料，荼蘼花白叶羽，果实入秋后变红，多生长于崇山峻岭的山坡路边或灌丛中，耐寒怕涝，枝梢茂密，花香浓郁。“三春过后诸芳尽”，它是直到盛夏才开花的植物，荼蘼花开也就意味着一年花季的终结。虽然热烈绽放于七月，但荼蘼花也是个冷漠孤傲的舞者，它知道方向，逃不过季节的抉择，所以舞得美艳，舞得刻骨，舞到生命的尽头：琴弦断，花瓣零，香魂散，不倾国不倾城，但倾尽了自己的所有容颜。

个人生定位，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呼吸的人生态度。理解换位，说着容易，其实是很难置换的东西。

风里雨里，记忆疼痛了谁；磕磕绊绊中，念念不忘的是谁；谁的出现明媚了谁的时间，谁的转身辜负了谁的爱怜，相爱的距离缘分的深浅，原来都只不过是彼岸花开彼岸，忘川河畔亦忘川，奈何桥头空奈何，三生石上等三生的过眼云烟。

无论是路上绝美的繁华，还是盛夏绽放的寂寞，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一朵荼蘼，一枝彼岸，如若分离，请让我的懵懂无知离去，请让我的痛苦忧伤离去，请让我的不安、浮躁、彷徨离去。“蟹爪丝瓣竞缠绕，彩团绣球韵独稀。终日缄口暗蓄势，秋来浪淘笑满川。”正如我所喜欢的这两种花儿一样：芳华不尽，年华未央；繁花落尽，风禾尽起。如此甚好！

# 沙颍文艺

投稿邮箱: zkrbwfyk@126.com